

§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

晨光斜映，雅典的市集已然喧鬧。



秋風捲起市集中枯黃的葉片，橄欖與葡萄的香氣在空氣中若有似無。

販魚的婦人高聲叫賣，陶壺店前有人討價還價，空氣中混雜著橄欖油與羊奶的氣味。

克桑蒂貝蹲在一處花販前，正在挑選無花果葉間的野菊與紫羅蘭，準備帶回家插在銅壺中。

她是個年輕女子，肩背微挺，衣著儉樸，眼神中卻有種不與人妥協的堅定。

她剛站起身來，幾個穿著光鮮、舉止傲慢的奴隸從人群中穿過，為首那人是亞西比德的貼身奴僕之一，面容俊俏卻目光輕浮。

「這位姑娘，花太輕了，不如我來替你提，或是，你提著我也行？」

就在此時，其中一位年輕奴隸放肆吹了聲口哨，一手想摸她的腰際。

「這不是在你家饋客酒宴上，混蛋。」她冷聲說，一手把花籃往前一掄，正中對方額頭，花瓣飛散一地。

「看似嬌滴滴的，沒想到這麼潑辣，我喜歡。」

他身邊幾人哄笑。克桑蒂貝皺眉正要回擊，忽然，一位穿深青色袍子的青年奴隸快步擋在她前方。

「住口！這是市集，不是你的主子開的酒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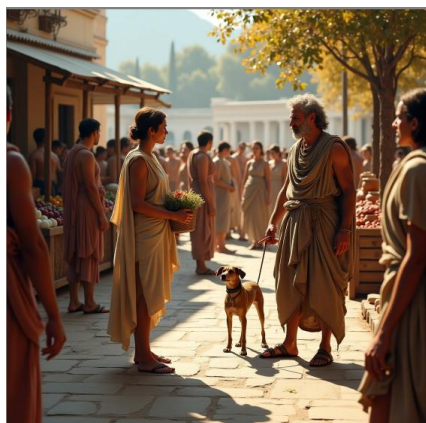
此人是尼西亞斯家的奴隸，平時溫和，此刻卻十分嚴肅。他顯然不滿對方失禮，也不懼對方背景。

氣氛一時緊繃，亞西比德的奴隸一邊叫囂一邊上前推搡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聲音從旁冷冷傳來：

「你們這些奴隸，口氣大得像是主人的影子。可影子雖大，日落時也無處可藏。」

眾人轉頭，一個平凡的中年人站在陶器攤旁，雙手負在身後，腳邊站著一隻髒兮兮的小狗。



那人其貌不揚，鼻樑平塌，身穿沾灰的氈衣，腳上布涼鞋繫得鬆垮。但他眼神像石頭一般穩定。

亞西比德的奴隸冷哼：「你是哪家的老奴才？輪得到你來教訓我？」

蘇格拉底走上前，低頭看了他一眼。

「我不是奴才，我是個探尋智慧的人——而你，不過是一個連自己靈魂是誰都搞不清楚的說話器官。」

奴隸惱羞成怒，揚手欲打，卻被一隻粗大的手穩穩抓住手腕。

「這是在論證手部力量與語言意圖的關係嗎？」

那人問，語調平靜得近乎奇異，「還是單純想讓雅典人看清你的靈魂有多污穢？」

亞西比德的奴隸聽不懂這句話的邏輯，只覺得這人是個瘋子，但握腕的力量卻使他不敢輕舉妄動。

氣勢瞬間被壓了下來。

克桑蒂貝沒想到眼前這怪人居然說得這麼流利，說得奴僕們一時語塞。

旁邊，一名穿著體面的男子走來，身後奴隸手持一捆布料。他皺起眉頭。

「夠了，我的人只是口快了點。蘇格拉底，你沒必要每次都在市集裡說教。」

「亞西比德？」蘇格拉底鬆手，笑了笑，「你那奴僕與你還蠻像的，就是會欺負小姑娘，還是尼西亞斯的人有教養。」

尼西亞斯家的奴僕回到主子身旁，小聲說了幾句。

尼西亞斯眉頭微皺，遠遠看了蘇格拉底一眼，似笑非笑。

而亞西比德站在日影之中，輕聲道：「這人…我記住他了。」

而此刻，克桑蒂貝已經重新整起花籃。她淡淡掃了蘇格拉底一眼：

「你常這樣出手嗎？對素未謀面的婦人？」

「我更常出言，」蘇格拉底說，歪著頭看她，「但在你面前，我第一次發現語言似乎不太夠用。」

克桑蒂貝一時無語，只冷哼一聲，轉身離去。但她走出十幾步後，忽然回過頭來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蘇格拉底。住在石匠坡下那間屋子。」

她看著蘇格拉底那張不堪入目的臉，心中一時混亂。這人既古怪，又…讓人難以忽視。她咬了咬唇，語氣仍冷硬：

「你的鼻子真醜。不過你總算有點用。」

蘇格拉底望著她，笑了笑：

「用處？對花來說，蜜蜂是有用的；但對靈魂而言，有時一根刺更能提醒它還未醒來。」

克桑蒂貝眨了眨眼，不知該笑還是皺眉。

「你一直都這樣說話嗎？」

「我一直都這樣讓人疑惑自己聽懂了沒，」他點頭，「如果你明早還在市集，我可以接著說。」

「如果你明早還沒被罵死的話，」她撂下這句話，轉身離去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蘇格拉底望著她漸行漸遠的身影，若有所思地自語：

「那個女子的靈魂像鐵，若能琢磨……倒也有趣。」

我是很醜，可是我很溫柔…。」

一旁賣葡萄的老婆婆噴了一聲：

「這年頭的奴僕，比主人還囂張。」

陶壺攤前，一名小男孩悄聲問父親：

「那個大鼻子的叔叔，是不是個哲人？」

人群稍稍讓出一個圈，市集的喧囂暫時凝住了一拍。

不遠處，一個衣著華麗的壯年人默默看了這一幕，嘴角浮現一絲笑意。

他轉身離去，手中提著一小包橄欖與蜜餅。